

你好，陌生人

王晓晖

老父亲时常提起一桩旧事。“1949年下半年，你爷爷奶奶都在上海谋生，乡下只有你的太奶带着我和你大阿叔，我当时6岁，你的大阿叔3岁。为躲避战乱，你的太奶带着我们离开大石头周隘陈的家，四处逃难。”

“你太奶是缠着小脚的，原本走路就摇摇晃晃，手里牵了一个，怀里抱了一个，一路上跌跌撞撞。头顶不时有飞机飞过，飞得极低，不停地扔下炸弹。路过薛家桥时，你太奶一个踉跄摔倒在乱坟滩上，牵着的我和抱着的你的大阿叔也跟着摔倒在地。不远处，一颗炸弹爆炸……总算命大，逃过了一劫。”

“祖孙三人跟着逃难的队伍辗转来到一个叫孙家湾的地方，印象中应该是现在的新路吞水库里面，那时还没有水库，沿着溪流有通行的路。当时很多人逃往太白山山里，山多林密的地方便于隐藏，飞机也不太敢去山岭多的地方。一户姓孙的人家收留了我们，那个孙家婆婆是个和善的好人，下面也有两个小孙子。我们在这户非亲非故的孙姓人家住了两个多月，直到大轰炸结束才回家。他们有啥吃的，也给我们吃啥，记得在他们家吃过‘倒笃蛭子’，那味道到现在都没忘记。”

“孙家婆婆的大儿子后来好像来过我们家……不知他们现在怎么样了……”

父亲腿脚灵便时曾去找过孙家湾，凭着模糊的记忆打听那户人家的下落，但终究无果。

回忆往事，成了父亲老年生活的主调，那些陈年旧事并未漫漶在不停流逝的岁月里，其中的情分因了时间的累积反而愈加厚重起来。眼看有生之年报偿无望，唯有时不时记挂着别人的好，一遍遍念叨着人家的恩情，祈求好人终有好报。

一日，搭朋友的车去弥勒，途中经过一条筑在山林间的路。朋友说，有一年春天，也是在这个地方，他被大片郁郁葱葱的竹子吸引，就停车步入山林。竹林里有一位老者在挖笋，老人掏笋的技术，以及鲜嫩多汁的“黄泥拱”，引得朋友由衷赞叹。老者见朋友喜欢，非要将刚挖出来的笋送他两株，还说，山上土里长的，又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只需花点气力，得来容

易，让他只管拿着。

以后，每每经过那条路、那片山林，朋友总会想起那位老者，想起那笋的味道，想起那个绿茵茵的春日自己曾领受别人的好意。后来一直想着要去答谢，但在这条路上走了多次，居然都没有再遇到那位老者。

其实，我也有相似的经历。2018年，我去新昌回山，在一个叫张家车的地方稍事歇息。印象中，张家车是一个高岗，前一个村庄在坡下，后一个村庄也在坡下，张家车刚好在坡上。这是一个山林环绕的村庄，随意散落的民居，一条溪流穿村而过。我在村里漫无目的地闲逛，觉得这个村子虽然清丽却也寻常。但我很快又发现了它的特别，那些溪流边的堤岸上，那些割了秋稻的闲置田中间，长满了荠菜。“哇，好多荠菜！”我想，我当时一定是这样大呼小叫了，表现得

像一个没见过乡间“世面”的城里人。田里刚好有一对老夫妇，正在用稻草编草蒲，见我对荠菜感兴趣，就借了剪子给我，又去溪对岸的家里拿来了袋子，让我装挑来的荠菜。其实，我在乡下长大，田野、溪流、泥土、青草，让我倍感亲切，就像挑荠菜，辨识不同外形的野菜，那还是儿时练下的基本功。

“来，吃年糕吧！”我蹲在田头只顾着挑荠菜，沉浸于乡野采摘之趣，浑然不觉那位编草蒲的大叔已站到我跟前，手里端着一只碗，是满满一碗大头菜烤年糕。

“中午刚烧的，你一定还没吃午饭吧？”

我笑了，顾不上洗手就接过了那个温热的碗。我感觉自己是到了乡下的老家，又做了回老爸老妈的女儿。虽然我并不感觉饿，而且车

上也备足了充饥的食物，但此时，细嚼慢咽我都会觉得是对那一番好意的忤逆，唯有大块朵颐把这一大碗年糕、大头菜统统装进我的肚子。

从张家车“满载而归”，却把一份念想留在了那里。每每回想，心里充满暖意。我把给老夫妇拍的照片印出来，安上了框，心里想着，等下次再去新昌时，一定带上。如果那时刚好又是荠菜满地的季节，那该是种怎样的完美！

朋友说，有些人出现，或雪中送炭，或锦上添花，就是为了让我们领略人与人之间的美意，就是为了让我们感受这世间的美好。那些一时无法偿还的恩情，犹如落下的一粒种子，在我们心底发芽，开出美丽的花。

我的这位朋友，开过厂，做过生意，但骨子里却蕴藏着真真正正的文人气质。很久以后，我才从他人那里得知，他出资与同为镇中校友的旅美著名作家于梨花女士共同创立“于梨花青年文学奖”，这个两年一次的奖项，旨在资助、奖掖宁波大市内40周岁以下具有艺术精神和较大文学创作成就或潜力的青年作家，在这个以他人名字命名的奖项中，朋友始终默默潜藏做着幕后隐形的“陌生人”。

春蔬两则

项杰

草紫

苜蓿，又名紫云英，在我老家叫草紫。每年秋天，草紫被套播在晚稻田里，起雨后做早稻的基肥，是我国南方稻田最主要的冬季绿肥作物。草紫除了用作绿肥外，嫩叶可以炒菜吃，自然，它还是猪、牛、兔、羊等动物的上等饲料。早春三月，是采摘草紫嫩叶的时节。与草紫的情缘，源于小时候听到的一则谚语：那时常见走街串巷的盲人坐在宽阔的屋檐下或敞开的道地中央，胸挂一只小鼓，手持一面小锣，表演“小热昏唱新闻”：“草紫开花满天星，油菜开花铺黄金，蚕豆开花白奶银，倭豆开花黑良心……”开篇一朗朗上口的谚语过后，便是东村西村、家长里短的新闻。多少年过去，那些新闻早已忘记，唯独这则“草紫开花满天星”的谚语铭记心上。

长大后，才知道草紫开花落的生命过程相当不平凡。农民通常会在晚稻田耕过两遍后，把草紫籽撒入田间。待收割晚稻时，已能见到几片草紫叶子了。割完晚稻，给草紫施上一层草木灰。春雷一声唤醒万物，草紫用发达的根系尽情地汲取天地雨露和人们给予的养分，快速生长起来，一丛丛，一簇簇，没过几天它就爬满了成片成片的稻田。翠绿的草紫开出紫色的小花，置身其间，犹如融入花的海洋。

要起茬了，第一道工序是“横”草紫。男人们手持长柄铁铲对着草紫大力挥舞，草紫应声倒在田里。接着，老农扶犁，耕牛拉犁，一垄一垄地翻耕着。其间，耕牛经不住草紫的诱惑，不时停下脚步，歪着脑袋吃上一口鲜嫩的草紫，然后使劲地拉犁。它身后，原本紫红色的“花毯”，已被一垄垄黑油油的泥土覆盖。“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也许是对草紫的生命礼赞。

插完头茬的稻秧后，留作种子的草紫也已成熟——变黄的藤蔓上长满黑色的草紫籽。农民将草紫藤堆放在晒场上，待充分晒干后，把它们摊放在簸箕上，经过敲打、去藤、筛选、过风箱等工序，一颗颗草紫籽被农民们装入麻袋，抬进仓库，堆放在干燥的高处。至此，经过了生命循环的草紫籽，聚集在一起，静静地等待着下一轮的怒放。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草紫常被用来做菜。简单的做法是：摘下嫩茎，切成小段，下锅清炒，放上菜油、盐，清香爽口。草紫炒年糕，则是一道地方名点。

还有一道美食不得不提。上世纪70年代，十来岁的我正值长身体的年纪，却老是吃不饱。看着稻田里的草紫翠绿一片，歪歪油然而生；和小伙伴们一手提篮，一手拿镰刀假装在田里割草，走到田中央见四下无人，就迅速割下草紫的嫩茎，装满篮子逃回家中。接下来便是淘米磨粉，拣洗草紫，然后将切碎的草紫、磨好的米粉和水揉捏成一只只草紫饼，放入铁锅中油煎。煎成两面焦黄，送入嘴巴，那股透着焦香的草紫香味，至今难忘。

如今化肥取代了绿肥，再也看不到这道“紫花缀绿毯”的乡村美景了。

香椿

老话说：清明香椿谷雨笋。清明前后，正是采食香椿芽的时节。此时的香椿，叶芽嫩脆，枝梗无丝，芳香鲜美，是一道时令菜蔬。香椿以香得名，其味浓烈，入饌鲜美。香椿的幼芽和嫩枝，称为香椿芽，又叫香椿头，具有独特的笋笋风味，故又有“椿笋”之称。古人很早就把它当作美味食用。

据《花木考》记述：“采椿芽食之，以当蔬。亦有点茶者，其初茁时甚珍之。”《农政全书》说：“其菜自发芽及嫩时皆香甘，生食盐腌皆可茹。”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又说：“椿嫩叶香甘可茹。”古往今来，人们喜食香椿芽，除了独特香味，还因为它营养丰富，并具有食疗作用，主治外感风寒、风湿痹痛、胃痛、痢疾等。

香椿入饌，可做成多种菜肴，其中以香椿芽炒蛋最为有名。梁实秋喜欢吃香椿，他在《雅舍杂记》一书中竭力推荐一道“香椿拌豆腐”。文中，老先生说：“香椿就是庄子所说的‘以八千岁为春，以八千岁为秋’的椿。取其青白，我家后院植有一棵不大不小的椿树，春发嫩芽，绿中微带红色，摘下来用沸水一烫，切成碎末，拌豆腐，有奇香。”梁实秋先生，果真是吃货一枚。



梅破知春近

水贵仙 摄

鸽子飞翔在蓝天上

——致敬奋战在土耳其地震灾区的宁波蓝天救援队队员

王存政

披着东海之滨的霞光，
鸽子飞翔在蓝天上——

飞过黑海、地中海、爱琴海、马尔马拉海，
飞过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锡尔河，
飞过冰雪覆盖的亚拉拉特山，
飞过诺亚方舟的故乡。

披着东海之滨的霞光，
鸽子飞翔在蓝天上——
飞过寒樱和雪松林，

飞过湖水和绿草蔓延的原野，
飞过冬眠的玫瑰、康乃馨和郁金香。

——她咕咕叫着，
飞过扭曲的道路横断的桥梁，
飞过钢筋水泥的废墟，
飞过废墟上折断的晾衣杆，

（晾衣杆上，格子衬衣、牛仔裤、围巾和风
衣曾经温情地飘扬）
——她咕咕叫着，
殷切的呼唤穿透瓦砾、泥土，

穿透百孔千疮，
像轻轻的风，像淙淙的泉水，
像穿透黑暗和绝望的微光……

街着橄榄枝，鸽子展翅飞翔，
飞过山川海洋，
飞过风云激荡，
飞成图腾，飞成希望，

——飞翔在无垠无涯的蓝天上，
披着东海之滨的霞光……

抬水

孙斌

重。一次抬水路上，系桶的绳子突然断裂，撕裂的木桶漏水不止，两姐妹四只小手拼命堵住裂缝，自来水还是从指缝间往外流，姐妹俩心疼得不知如何是好。抬桶路过的国庆立即把自己的桶借给夏玲，回家又取了一只。

大宝和二宝哥抬着水从我们身边一阵风走过，扁担上竟然吊着两只水桶。哇塞！小全眼睛直勾勾地盯着那两只桶，好生羡慕。忍不住说：“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他们一样抬两桶水呢？”我说：“等我们上初中吧。”

我和小全结伴抬水时才9岁，从车站接满一桶水，放水的爷爷帮我们提到一边，我俩把扁担套上水桶提手，马步下蹲、弓腰上肩，一、二、起！一路上水桶在扁担上晃来晃去，水洒到了桶外面。伙伴们见了说：“扁担应该套在绳子上。”我俩恍然大悟，放下水桶，把扁担伸进水桶提手把上的绳子

里，桶里的水果然不再洒出来。抬到大门口，前面的小全两脚迈进门槛里，水桶却挡在了门槛外，两人踮起脚还是过不去，只好铆足劲双手高举扁担，举得脸红脖子粗，总算过了门槛。过了门槛要上楼梯，小全刚迈上第二级木梯，水桶急速滑落下来，砸得我险些摔倒。只好抽出扁担往上提，窄窄的木梯容不下两个人，于是小全站着往上拽，我从下面往上推，一级一级把水桶提上楼，把“晃”剩的半桶水倒进家里水缸，我俩都已累得筋疲力尽。

一天晚饭时分，小全二话不说把我拉到楼上，我一眼看到建国爸，爸正挑着水从大门走进来。小全愤愤地说：“建国真不像话，大人们上班那么累，下班还要去挑水。”我也愤愤地说：“明天找建国算账！”第二天一早，建国和院里的伙伴们一起上学，小全追上前大声喊道：“建国，你真不像话，羞

不羞啊！”建国被说得一头雾水，小伙伴们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急忙说：“昨天傍晚，我们看到建国爸爸下班去挑水，大家说该不该呀！”建国赶紧辩白：“昨天学校里的叔叔住在军营，总不能让张奶奶花钱找挑水客送水吧。”

我和小全抬水时走走歇歇，多次与大宝哥他们碰面。小全不解地问：“大宝哥家的水缸到底有多大呀？他们抬两只桶怎么还一趟又一趟的？”我说：“傻小全你不知道啊，大宝哥他们每天除了自己，还要给军属张奶奶家抬水呢。张奶奶家的叔叔住在军营，总不能让张奶奶花钱找挑水客送水吧。”

后来大宝哥考上高中，住校，国庆哥哥、菊平姐姐他们接着给张奶奶抬水，再后来是我和小全，再后来是夏玲、建国、康康……为张奶奶抬水从未间断。

我和院里的伙伴们，用扁担将小小的水桶抬过春秋，抬过冬夏，从少年抬到青年。

小泖江的边上，有一个村庄，叫江桥头。在那里，有一家小小的裁缝铺。

铺子的主人姓包，身材瘦削，面容和蔼，黑边的老花眼镜，架在高高的鼻梁上。他穿着围裙一样的衣裳，胳膊套着一副花袖套。他常用的布袋里面，放着皮尺、顶针、线卷和剪刀。

裁缝铺面积不大，中间有一张案板，案板上垫着毡子，上面还铺了一块绒布。案板旁边有架缝纫机，上面有一个蝴蝶徽的徽标，据说那是从上海买来的。

我喜欢看老包踩缝纫机，坐在机器旁，眯着眼，弓着腰，一根细线，从窄小的洞口穿过，接到针头线上。然后一只脚小心地踩着踏板，“蹬蹬蹬”的声音开始在我耳边萦绕。我看见那踏板的样子，真像蝴蝶在舞动翅膀。终于，老包停下脚，推了一下眼镜，然后用手将布抚平，慢慢推移，我看见了一件衣服的形状。

我也喜欢看老包用熨斗，每次有热腾腾的蒸汽在空中浮起，像一片片云朵，一架架飞机。有时候遇到停电，老包会拿出一个老式的铁熨斗，三角形，有一个移动的盖子，还有一个小烟筒。老包在煤球炉子里，夹起几块炭放进去，一会儿熨斗发热，就可以用来熨衣服了。别看那熨斗小，烫出来的衣服平平整整。

老包的态度真是好。每次来客人了，总是细声细语地招呼着：“来啦，坐吧。”客人说要来的时候，他嗯嗯地应着，一边摸着皮尺，绕出案板，在客人面前站好。老包请他们伸胳膊，立正站直，然后一边量，一边用铅笔头把尺寸记下。“多少日子能做好？”“两个礼拜吧。”“那我托人来带。”“好啊。”

老包对小孩也很好。裁缝铺里，不缺碎布片。有时候，我跟姐

裁缝铺

董鸿杰

姐一起路过，老包会给我们几块带回家。我们缝成小口袋，找一点沙子装好，就可以在家里玩“抓沙包”。老包还给我买过棒冰呢。那時候的夏天，小孩子最爱吃棒冰，可是有钱的日子很少。有一次，我难得有钱买了一根紫雪糕，只顾着炫耀，不小心掉在了地上。看着我拿着扁扁的小木棒，哭得没完没了，正好路过的老包给我又买了一根，让我破涕为笑。

那时候，村里和我一样大的孩子多，过年都去裁缝铺做新衣裳。老包会把我们叫到跟前，拿出皮尺，量肩宽量腰围量身高，量臂长量腿长还要量小腿长，边量边记在黄皮的小本子上，最后再把日期和名字写好。裁缝，老包做了几十年，他对四邻八乡的人家了如指掌。到后来，做媒的人呢，都爱去裁缝铺打听情况，谁家儿子，几男几女，多少身高，什么相貌，家教好不好，老包全都知道。

过去的裁缝，分本帮裁缝和红帮裁缝，但是老包会做西装、中山装，还会做各种时髦的新衣裳。上世纪八十年代，我考进中专，要去杭州上学。母亲买了一块好布，带我去找裁缝铺。老包问母亲要什么款式，母亲说，您看着做。“行。”那件衣服，开的是鸡心领，配了金色的扣子，左右是大直兜，胸前有小兜，肩膀上还有两个搭瓣，样子有点像将军的制服。后来，我到城里读书时，发现许多同学的衣服款式也是这个样子。

老包的裁缝铺一直是跟得上潮流的。那些年，“的确良”的衬衫，“乔其纱”的裙子，都没有难住他，他做的每一件衣服，质量都是顶呱呱。能难住他的是什么呢？我想，只有那些像涇江水一样的时光吧，它们日日夜夜奔流不息，让热闹店铺归于冷清，让明亮的身影归于沉寂，让一个清瘦的身影与故乡渐行渐远，消失在夕阳里。